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隋

煬帝

〔戊寅〕大業十四年

恭帝侑義寧二年、考是年、楚林士弘、魏定楊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祖等、建元、俱載三月以後、茲不具列、春正月唐

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爲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弑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

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

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

間大有人圖僞、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

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

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

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

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

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

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爲、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

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

死、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

先是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

德戲遂得入

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處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

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

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戲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處通偪帝出宮化及

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

言與之毒手而殺之

于是引帝還至寢殿處通等露

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

勤征討內極奢侈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

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

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戲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

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

帝愛子趙王果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處通斬之血

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煇酒來文舉等不許

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

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陳宗

戚無少長皆死惟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

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自代化

及不許世南字伯施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以

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

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

食而卒

唐王之人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瑛為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瑛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

乎追
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

尙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

舟楫以行

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僞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人間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剗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變

化及語洩被殺其麾下皆闕死無一降者及至彭城司馬德戰與趙行樞等亦麥孟才鐵杖子沈光字總持吳興人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魏公密兵

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

武康人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

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杭

本錢塘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縣是

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

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三月隋煬帝亡四月後并楚林

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都秦梁蕭
統凡十二國隋恭帝侑秦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

世民子三

等還長安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

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

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注見前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卽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本

字景仁鄆州棘陽人爲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于是東自九

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郡縣于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

盜賊氏羌皆遣子弟請降已而復爲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歟

天閼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至是隋帝侑禪

位于唐唐王卽皇帝位廢帝侑爲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

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付所司量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卽位段達王世充

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

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唐

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

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有數

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使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勸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

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

昊天上帝。皇帝祇神州。鄉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焉。秦以後遂爲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迭王。

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是爲感生帝。說明堂。宗祀也。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爲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

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爲治書侍御史。萬年縣。後周置。今曰咸寧。屬陝西關中道。法曹孫伏伽上表。

略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得之。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讎離者。此乃少年之事。

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子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

風不陸。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

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

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爲然

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

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

皂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

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乃盛修攻具以偪

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

及以贖罪隋主册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于上東門置酒作樂

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盡引餘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

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平日復見聖明時人鄙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弟前後已多一

旦爲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

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

充攻太陽門得入毀蓋琮使段達等育上出文都殺之及其妻子悉盡

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脅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爲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爲誠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故嘗受業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偁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安得不拜徐文遠名贛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

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爲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爲瀛洲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目爲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墟城名在陝西長武

北縣 敗績郝瑗因言于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

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墟城仁杲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寢弱折墟城在今甘肅涇川縣

唐立李軌爲涼王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

喜遣弟入貢遂拜軌爲涼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江都

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

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衆如白沙密喜謂賈國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國甫曰國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今民糧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

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眞守洛口自

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嬰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偏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

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爲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吏鄭題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

不勝矣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

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

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眞已遣人

督引世充軍雖言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即輕騎奔洛陽王伯當亦棄金墉

潛引世充軍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
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鎮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
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
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
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字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
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
鬪鬪其衆多亡化及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于是鴆殺秦王
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唐以李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
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長安
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

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爲州今河南鄧縣

刺史呂子臧潯州河東人死之子

臧與撫慰使馬元規

安陸人

擊朱粲破之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

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爲患深矣。元規不從。旣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唐主遣秦王世

民伐秦，至高城。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

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

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

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

一名鶡鵒原，在陝西長武縣東北。

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

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

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睺軍潰。世

民帥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仁

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

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遂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

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楚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

皆悅服。世民聞緒亮名，求訪獲之，引爲文學。唐主使李密迎世民于關州，密自持智略功名，世

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酋黨數十人。

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

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

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

陽翟人

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

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

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旣而聞之歎曰世勣

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爲陝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

信之孫

攻之

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

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

不歎歎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

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

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

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主斬之懷恩以久攻蒲阪以下唐主數驚懼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懷恩遂謀據蒲阪以

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初，字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

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

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亦皆授以官爵。

藝司馬溫彥博名大臨，以字行，并州祁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

郎大雅字彥弘，並居近密。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用萬均計，以羸兵阻水為陳，伏百騎於城旁，俟建德半渡，擊之，建德大敗，引兵還。已而唐

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

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

與賈閏甫偕行。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羣臣以

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

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

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相容？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翟讓受讒之後，人皆謂明

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刀欲擊之。密遂斬使

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

善相伊州人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

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開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

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襲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禽之必矣密果南出半度彥師

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

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

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爲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業皇帝遣使約開道爲兄弟開

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並有其地懷戎北齊縣故城在今直隸涿鹿縣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義深曾孫爲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

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

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

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唐主

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卯〕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鄒王王世充開民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

改元，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涼、楚、梁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七國，再是年以後，分據

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爲太尉尙書令，使開府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

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屬杜淹。

字執禮，如晦叔，戴胄字元胤，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專總朝政，設

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所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

所親任，步軍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

爲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

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河南泌陽縣是。楊士林擊朱粲破之。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

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

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相率叛

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

本漢鄆縣，隋更名，故城在今河南內鄉縣。

縣西北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

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爲顯州，唐改郡爲州，從舊稱。道行臺

已而粲降唐，唐以爲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粲，確醉戲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餿，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煮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

充敗，粲斬于洛水上，土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楊士林後爲長史，田叢所殺，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爲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

益，悉代之。制詳後。按租版于田，即粟米之征，庸版于

益歷代之制而定之制詳後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錢之征也

唐置宗師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注見前誅之宇文化及誘海曲注見前諸賊帥

王薄等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弑逆不可

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禽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

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

斬之襄國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執袴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裝矩為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部者聽

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為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

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

唐主以德彝諂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

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為州今河南新安縣是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李密

敗後二人皆歸世充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

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于

九曲城名在今河南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即此王幼學釋為鄴州之九曲誤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

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猜忌信纔非僕託身之所請從

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

羨武安人田留安臨邑人羅士信皆降于唐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既而得歸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

信恥之故降唐元真尋為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墓

唐以楊恭仁隋觀王之子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

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

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

軍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隋主曰鄭公近

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

世充令長史章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

頤隆下邳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彌舊臣或合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

諫及教書敦勸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納言蘇威年隋主皆不之知